

你要一個怎樣的兒子？

小小的香港市民，每日看看報紙、玩玩手機，對身邊事說不盡道不盡，惟有寄情筆墨，藉此尋找同道中人。

最近網上又再提起反對香港小學生小三考「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原因是學生為要幫提高學校排名，要在學業繁重下額外花時間為這個評估測試操練，不單學生課餘時間被佔用，老師亦同感百上加斤。

筆緣
雪

宏觀香港學校，由幼稚園開始，學生就固定在要學會幾多知識、背幾多生字、說幾種語言、有幾個興趣班的比較下成長。生字要愈長愈難發音愈好，功課要書考試測驗全都要背好書本指定範圍，連興趣亦都以上了多個興趣班、拿了多證書來定義，不僅忙壞了家長，更累壞了小朋友。

問心一句，看着子女放學回來就是做功課、溫習至深夜，跟大人加班趕夜何其？星期六、日嗎？老師會先「計算」好兩日功課量，加上補課外學習如奧林匹克數學、牛津英語，小朋友還有多少真正課餘時間呢？況且不是每個小朋友都是「尖子」，課堂上未必百分百聽得明、學得懂，放學後如果不去功課補習班，就要家長再教，甚至先去功課補習班回家再由家長「接手」繼續教功課，及溫習當日所學以免跟不上進度，就算被看成「怪獸家長」亦無可奈何。

長假期學生家長齊OT

每逢長假期還得安排時間每日在家做假期功課，有時長假之後就直接是考試日，整個假期根本就是學生家長齊齊「開工」。對於上班族一族的父母，這無疑是「一個人打兩份工」，日間上班賺取一家生活開支、子女學業費用，下班回家就要兼職「補習老師」，也難怪很多人組織家庭時會「婚可以結，仔唔可以生」，「養狗仔好過養人仔」。

香港教學課程中要把學識「塞」進腦袋。就以小一功課為例，課文一篇包含一堆指定要懂的生字，組成句子後老師要教學生明白生字在句子中意義，然後功課冊會出現另一些圖案或句子，學生要想法子把課文生字配進去，聽起來很簡單吧！未必，首先學生要知道答案是限定在某一課文內，找範圍變成第一件要做的事；然後就是找相似，猜測哪個字在功課冊與課文相關度最高，基本上就把答案找出來了。如果有兩個近似答案都可以答對嗎？有課外生字合用可以寫嗎？不，絕對不能，因為不是一「標準答案」，沒分數。這種學習模式下，小朋友腦袋發展成「找答案模式」，愈快找到標準答案就等於愈聰明，小學、中學、大學都是「求學為求分數」，也怪不得自從DSE中文改為考非課本文章後變成「死亡之卷」。

職場沒有標準答案

當學生畢業，就要面對工作或進修。老實說大部分家長「捱大個仔或女」之後，已經徐徐老矣，子女很多時都要外出工作，以支付自己生活費，較有能力者更供養雙親。職場上往往對錯在於「人」，而非老閱顧客各有指標，沒有絕對標準，亦沒有不變定律。



▲當學生畢業就要面對工作或進修，職場上沒有絕對標準亦沒有不變定律

從這種訓練下成長的學生該何去何從？面對客人跟老闆要求不同時該如何思考？找通識課本嗎？思考怎樣才算是一「標準答案」？或者找找外地的一國際標準——想到這一步大家都應該該笑了吧！不要笑，下一代就是這樣成長。

再想深一層，今日的小朋友，就是明天香港的棟樑，行政長官、議員、醫生、律師……為未來着想的這一輩，甚至去示威、去「佔中」的這一輩，就是明日香港主要勞動人口。然而他們的學識，只是一堆堆課堂上學校裏的「標準答案」，是非曲直都是來自小時候「全天候」式學習而來。

這有問題嗎？筆者舉一個例子，教協曾經出過一些有關民主教材，筆者是於二〇一四年九月左右上網查看，由於連結剛被改動，用搜尋網頁查看「頁面上網」查到，當中主筆者為戴耀廷，內容不單沒有以歷史來爭取民主為資料背景（本來以為會看到法國大革命等資料），更只以主筆者戴耀廷個人角度去寫出這種教材教學生，學生為着拿分數去填「標準答案」，筆者認為絕對有問題！

是時候想一想，你要一個怎樣的兒子。



完全滅貧是不可能

陳家慶

註冊社工、新家園協會社工

香港社會整體富裕，所有市民應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但是滅貧是不可能，財富差異存在於社會不同階層是必然事實，這是一個相對問題。要完全消除財富差異以至貧窮問題是不可能，亦不應該單靠「社會福利主義」或是「福利主義」，還是要靠市民自己。政府必須推動經濟均衡發展，讓不同階層市民皆可透過參與經濟活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與此同時，適時改善社會福利制度與時並進，令青壯年人自力更生，社會保障及福利服務應在合理及可持續基礎上幫助有需要社群。

度整體貧窮情況；二是提供數據基礎以協助制定政策；三是評估政策介入成效。所以反映了貧窮線有助政府了解香港貧窮問題，計劃好扶貧工作方向。而要制定有國際公信力及社會所認受之貧窮線，以收入為基礎的貧窮線易於解讀，並可跟國際和本地同類型研究比較，但這方法亦有其局限。因為扶貧工作不單是處理數字問題，身為以人為本的政府，當務之急是找出適當方法去扶助弱勢社群。本人也是從事以人為本服務，對社會福利政策（綜援系統）也有看法。畢竟貧窮成因複雜，不能只靠單一措施，解決所有貧窮家庭問題，亦即是說只着眼金錢方面的援助。我們要處理貧窮背後成因並對症下藥，考慮以針對措施解決問題，社會各界參與以及支持是必須，鼓勵健全受助人「從受助走向自助」，以及加強對學齡兒童支援以減低跨代貧窮風險。另一方面，政府應繼續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協助有需要者在職窮家庭的措施尤其其是促進年輕人向上流動機會為目標，就業是脫貧最佳途徑。

貧窮線有助了解問題

2013年本港首次制定官方貧窮線，標誌着政府扶貧工作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貧窮線有三大功能：一是量

▶政府必須推動經濟均衡發展，讓不同階層市民皆可透過參與經濟活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資料圖片

劉婉儀

註冊社工、莘妍協會主席

筆者從事社會服務及社區工作多年，接觸和服務過不少婦女。有一問題大部分婦女都不明白，就是社會事務與她們何干，為何要她們多關心社會，甚至參與社會事務。事實上，政府官員、議員等未必會無故為她們發聲，她們要保障自己權益，就要把婦女們組織起來，一起發聲，這亦是最佳方法。

政府雖然設立了婦女事務委員會，不少政黨、組織亦設有婦女委員會，但並非所有婦女聲音都能夠傳遞出來。舉個例子，香港不少婦女一直也希望投身社會工作，一來增加收入，

婦女要維護自身利益

二來保障自己財政自主權，可是礙於要照顧家中孩子，只能夠寄望有託兒服務能助她們一把；不過，社區上一直欠缺足夠託兒服務，婦女即使想工作，也只能「望門興嘆」。

站出來為自己謀福祉

政府雖然在過去施政報告中承諾會加強託兒服務，但增加數千個託兒名額，相對起以十萬計欲投身社會工作的婦女，試問如何滿足到需求呢？眾所周知，香港面臨嚴峻人口老化問題，除了輸入外來人才、延長退休年齡等措施，釋放婦女勞動力，也是非常重要一環，婦女要為自己謀取福祉，自然要站出來多發聲。

同理，社區事務一樣也需要婦女

參與。筆者從事之社會服務工作以服務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為主，當中新來港婦女更是筆者最常接觸的服務對象；這些新來港婦女有一個特點，



▲社區上欠缺足夠託兒服務

資料圖片

就是她們比一般人更避讓社會、社區事務。筆者認為，新來港人士（尤其是婦女）本身已處於弱勢，而放眼當今議會，近乎沒有立法會議員為她們發聲，如果她們不組織起來，為自己權益好好發聲，有誰為她們出頭呢？

不要忘記，自八十年代機證制度開始至今，內地新來港人士大約有一百萬人，只是人數那麼多的組群，在社會上仍是那麼弱勢社群，問題值得深思；筆者認為，新來港人士尤其是婦女不要避讓社會、社區事務，因為她們既然來了香港定居，就同樣有權發聲；如果她們能組織起來，主動為自己、為同伴爭取權益就更好。不論是成立組織、參與投票甚至是參與選舉，筆者也認為值得嘗試。

究竟誰逼法官做政客

洪晨

香港菁英會榮譽主席

日前，黃之鋒就立法會地區直選參選年齡門檻提出司法覆核，爭取由現時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與選民登記年齡門檻看齐。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公民在選舉中投票權和被選權不應受到不合理限制。自一九九零年起，香港法定成年歲數由二十一歲修訂為十八歲，惟兩個議會合法參選年齡一直未有相應修訂。黃之鋒指現時年齡門檻不合理地限制了年輕人參政空間，希望藉是次行動把年輕人聲音進一步帶入議會，改善「老人政治」問題。

降低參選年齡門檻本質上無不可，只要社會經過廣泛諮詢、討論，主流意見贊成便可透過正常立法程序修改。但如林鄭月娥司長所說「社會過

往並無強烈要求將立法會議員參選人年齡由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先不論是否存在私心，黃之鋒利用法院繞過正常修例程序，是聽到極大社會訴求但苦無對策，還是只是嘩眾取寵、爭取曝光呢？



▲香港社會日益政治化使部分政客動輒以司法覆核程序挑戰政府

令司法覆核成政治秀

過去數年，反對派往往找來一些符合「經濟審查」人士申請法援，使司法覆核變成一場又一場由納稅人「埋單」的政治秀。雖然黃之鋒聲言自行支付訟費，但當中所涉開支所費不菲，試問一個普通大專生如何能應付相關開支呢？黃之鋒會找「熱心人士」募捐，還是「攤大手板」申請法援呢？

香港社會日益政治化，部分政客動輒以司法覆核程序挑戰政府。但正如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所言：「法庭非解決政治地方」。作為法治社會，公權力的行使理應由法律賦權

並受其約束，法院獨立運作於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並可就兩個機關行為是否合法作出裁決。然而，美國法學權威，聯邦上訴庭法官 Richard Posner於《法官如何思考》一書指出，法官在普通法制度下擁有極大法律詮釋權，故他們某程度上成了立法者。有趣的是，當我們強調司法獨立之時，法院裁決卻客觀上影響着行政與立法。當有人大聲疾呼司法不能受到干預時，又是誰逼司法去干預行政立法，逼法官做政客呢？

港獨網媒滿布反華思想

邱耀鋐

土生土長香港八十後。熱愛中華民族。敢於以嶄新角度為正義發聲，為社會發聲。

在香港，由於基本法明文賦予香港言論自由權利，「反政府」、「反共」聲音屢見不鮮實屬正常。誰能料到，到了今天，「反華」聲音竟然粉墨登場。

實際上，「反華」聲音並不是無端出現。一群自稱「本土派」網絡媒體，是線上「反華」聲音最主要推手。

《聚言時報》是當中佼佼者。在其網站首頁上，劈頭第一句話就是「聚集民意，合眾起義」，告訴全世界自己要推翻香港政府。

《聚言時報》反華文章層出不窮。網站文章「自古以來，從沒有中國」稱「中國」二字概念從來不存在，是一種「極度歪曲的制度及意識」。另一文章「支爆對香港經濟影響的三個可能」（筆者註解：支爆解釋「支那爆煲」）鼓吹中國經濟即將崩潰，是香港「改朝換代最好機會」。

若你已覺怒火中燒，下面我們來看看「反華」聲音最大推手——《熱血時報》。

鼓吹離間侮辱中國人

在《熱血時報》空間有限的Facebook上，天天只有各種中港離間式文章、仇華式言論。筆者從來未見過一篇立場稍偏中立文章。文章「不甘淪為支那奴」鼓吹《中英聯合聲明》不合法，任何港人自稱中國人都是「天生為奴」。

「不甘淪為支那奴」並不是個特例。《熱血時報》經常把「支那」兩字用在內文及標題上。當年日本人用來侮辱中國人的用語，到今天竟被這撮無恥之徒活學活用起來。

在網上，這些文章往往被網民一傳十、十傳百，影響着愈來愈多心智未成熟年輕人。其結果就是球場上年輕球迷公然「嗷國歌」；網絡論壇上年輕人使用「支那」二字；發生如「天津大爆炸」等國內災難新聞時，竟出現諸如「熱烈慶祝天津大爆炸」等極端冷血禽獸式評論。（諷刺的是，《熱血時報》曾經撰文批評中國網民慶祝日本大地震，筆者在此請求該報為其支持者熱烈慶祝天津大爆炸做點解釋，熱切期待！）

極端種族仇恨情緒，竟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出現。說到底，這群狗屁網媒之所以歇斯底里地發布各種反華文章、仇華言論，目的只有一個——為「港獨」做輿論準備。當年輕人被一些扭曲的反華思想洗腦，日後搞「港獨」就多了群爛頭蟀、一群替死鬼。



▲當年輕人被一些扭曲的反華思想洗腦，日後搞「港獨」就多了群爛頭蟀、一群替死鬼 資料圖片